

【回味无穷】

## 姥娘的小路

□许志杰

太阳偏西的时候,我准备到村南的坡里走走。走过不知多少遍的这条乡下小路,坑坑洼洼,弯曲波折,两旁长满了野草,也开着五颜六色的小花。

我家西边是一条小河,曾几何时常年溪水涓流,清澈见底,鱼鳖虾蟹畅游其间,是孩子们嬉戏打闹的好去处。以溪为界,两边各有一条路,西侧的径直南去,穿过胶济铁路的涵洞,再行两华里便到村里的南埠,出了南部就是临县安丘的地界了。东边的另一条路斜插东南,跨过胶济铁路的浮路,直下琅琊(诸城一带)。据说清代当朝首席军机大臣刘统勋与我们村上瓦屋里(家里房子全用砖瓦盖的)的人是亲戚,为了便于两家往来,刘统勋之子、吏部尚书刘墉亲自操持了由他老家琅琊通往潍县的大路,老家人称之为“潍县大路”。聪明的刘墉,假公济私,让“潍县大路”路过自己的亲戚家(传说是刘墉的姥娘家)门口。清乾中期我们村很发达,南来北往,商贾云集,是四邻八乡有名的富裕庄子,住在潍县城里的人也高看一眼。先辈们较早实践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思想。至于瓦屋里的人家是怎么攀上当朝重臣刘统勋、刘墉父子这门亲戚的,没有人说清楚来龙去脉,反正大家都这么说。立在村中央大街瓦屋大院前的高大牌坊是有记忆的,残存的石墩、下马石、拴马石,也是村里的儿童乐园。

有句话说世界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。其实乡下的很多路不仅是走的人多便成了路,多数道路的形成与河流、地势的流向有关。人类祖先,甚至包括其他动物,选择栖息地的基本原则就是“依山傍水”,道理很简单,瓜儿离不开秧,人不能离开水。沿着河流而行,即便意识与记忆出现一时的茫然,只要不远离河的两岸,就一定能够找到回家的路。

我记事的时候,所谓“潍县大路”不过是仅能容一头老牛拉大车艰难行走的“潍县小路”,遇上两辆牛车交会,就是考验车把式功夫的时候。我喜欢这条传说中的大路,因为这是一条通往我姥娘家的路。

姥娘家在安丘县的庙东郎君庄,距我家不到10公里,农忙时姥娘会到我家帮着母亲干一些杂活。往来40里几乎都是姥娘自己步行。想想就心疼,她老人家是那种旧时女人的小脚,有时还搀一个筓子,里边放一点给我们吃的好东西,容易失去重心,走起路来歪七扭八。对姥娘来说,真的行路难,难于上青天。遇上雨雪天,泥泞的路,姥娘的小脚常陷得很深,每走一步都需要看好地形,选择相对平整的块处,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个尖尖的小脚印。听母亲说,有一年秋天,姥娘到我家来在半道遇上大雨,到一间农民用来看秧(庄稼)的玉米秸搭的屋子避雨,雨却一直下个不停。慢慢地过了晌午,慢慢地天色渐晚。傍

黑了,雨过天晴,姥娘不敢走夜路,干脆就在此躲到天亮。去往姥娘家的路是那种季节性的河道,南高北低的地势,水往低处流,下大雨,雨水寻道狂泻,道路顺便被冲刷,平整了一些,也更加低洼。老人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,可能就是这个道理。这只是一个比喻,单靠人的双脚走出一条河太难,不过是人借力大自然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生存之道。姥娘不善言语,有时会在闺女家住十天半月的,很少听到她说什么,就是默默地干活,小脚不停地踱来踱去,发出的声音特别有震撼力。早晨听到姥娘的小脚步声,知道天快亮了,我赶紧用被子蒙起头,装着没睡醒的样子,再在炕上多赖一会儿。

在我努力寻找通往姥娘家的那条小路时,太阳的轮廓时隐时现,正等待着苍茫田野的拥抱。四望天边,静谧的村庄,新近矗立的厂房烟囱,一群被惊着的鸟儿朝南高飞,似是知晓我此时的心思。

1983年在我将大学毕业的时候,从我们村边开行了快八十年的胶济铁路改道,从此铁路成了我们遥远的回忆。蒸汽火车头长鸣的汽笛,飘向了远方,那个伴着我长大,以王松命名的小火车站消失在地平线。地理版图的改变同时也撬动了历史和现实,河流、小路、沟壑、村庄,夷为平地。小的时候,站在胶济铁路的浮路上,可望见铁路南安丘里的几个邻村,有与我们村是兄弟的西王松,有荒里、东村、沙埠、石埠,还有高不过三层楼的石埠山。在一马平川的昌潍大平原,海拔不足50米的石埠山是南北地势的分界线,由此往北、往南都是一路走低。山的半腰有一处气势磅礴的山泉眼,号称九龙口。顾名思义,泉水九口喷涌,誉称九龙口。老人相传,九龙口的泉水只向北淌,转了几道弯,流进我们村中的河道,成为一条叫做虞河的源头之一,给我们村带来福祉。石埠山是从姥娘家到我家中间点,也是往来必经之路,九龙口则是姥娘的补水供给站。姥娘以她坚韧的小脚,艰难地攀上石埠山腰,小心翼翼地靠近九龙口,用手掬起甘冽清甜的泉水,一饮而尽。不过依姥娘的脾气,她不会如我所想长舒一口气,然后“哇”的大喊一声,真爽啊。姥娘平静地把透心凉的泉水喝下去,只是为了解渴止咳。

大年初二,老家习俗走姥娘家。这天我很幸福,姥娘会偷偷地把自己放了很久的好东西塞到我的口袋。那是一块糖,找个僻静的地方,扒开外包装纸,糖块已经与纸粘在了一起。趁人不备,赶快放到嘴里,不动声色,慢慢享受姥娘给我的甜香。姥娘寿终93岁,说来得有40年之多了。那会儿我已经离开村庄外出读书,没能送老人家最后一程。姥娘像一片树叶随风而去,也带走了那条崎岖不平的路,让我茫然不知脚下这片土地曾经的名字。

那就叫姥娘的小路吧。

□孙道荣

我妈给了我一只碗,让我去隔壁张婶家借点醋。爸今天在池塘打水时,意外地抓到了一条鱼。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笨了,这条大鱼,让全家人都直流口水。可是,烧鱼免不了醋,我们家没有醋。除了盐,散装的酱油是我们家唯一的调味品。

我借了醋回家,妈妈将醋往已经快煮熟的鱼身上一浇,“刺溜”一声,腾起一团白雾。又用水将碗晃了晃,也倒进锅里。醋是好东西,一点也不能浪费。醋味跑得比所有的气味都快,很快,全村所有的鼻子,人的鼻子,猫的鼻子,还有狗的鼻子,就都会兴奋地耸动。妈妈烧好了鱼,用我刚去借醋的碗,盛了半碗鱼,让我再送到张婶家去。张婶不肯要,说,你们家娃多,难得吃一次鱼。我就将我妈教我的话跟她讲,我们没办法还你家醋。张婶就只好收了。

再大的鱼,也不够全村人分享。不过,只要是端着饭碗到我们家门口吃饭的娃,我妈都会挟一块鱼给他。别人家偶尔烧好吃的时候,我也会端着饭碗,跟其他娃一起,正好晃荡到那家人门口。我们也都得到一块肉或别的什么好吃的。我们又不是专门来讨吃的,不难为情。那时候,村里家家都很穷,平时根本没啥好吃的,但所有的人家,对孩子都很大方,自家的,别人家的,一个样。

也不光是我们家借醋。谁家做饭烧菜,烧到一半,发现盐没了、酱油没了,就去隔壁家借。说是借,其实也不用还。你说,一把盐,或者几滴酱油,怎么还?下次我家也没了,就上你家去回借一下呗。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,娃多的家庭,往往米缸见了底,揭不开锅了,也去邻家借。可是,谁家也没有太多的余粮,就你家借两碗,他家借一碗。回到家,半碗米,煮一大锅稀饭。真是稀啊!后来看电影听到了一首歌,“洪湖水,浪打浪”,我们就拿来比喻那样的一锅稀饭,真是贴切。

经常借的,还有农具。镰刀、

锄头、铁锹、犁耙,这些农具,家家都有。借得最多的,是借人。

村集体时,全村的人是一起下地干活。播种的时候,男的犁地的犁地,跳秧的跳秧,灌水的灌水,女的则先拔秧,后插秧;收割的时候,女的挥镰收割,男的将一担担稻谷挑到晒场。你能看出来吧,重体力活都是男的干,女的做那些带点“技术”的轻活,分工明确。单干了,一个家庭里,男劳力可能只有一个,女劳力可能也只有一个,男的犁地的时候,女的就可能就闲着,而插秧的时候,男的往往又粗手大脚的,干不好。这时候就需要借人。谁家插秧了,就去村里借几个女劳力来。一天功夫,地里的秧就都插上了。这家的秧插好了,那家的男人也正好将地翻耕出来了,就呼啦啦一起赶到另一家去插秧。收割的时候,将几千斤湿稻谷一担担挑到晒场,一个男劳力做不了,或来不及,就去借一两个男劳力。今天,我借了你家男的,明天你借了我家的,没人记账,但大家心里都有数,不让别人吃亏。

村里有户李姓人家,她男人在外地上班,农忙的时候,也回不来,就算回来了,也做不了地里的活。她家地里,诸如犁地、灌水、挑担子这样的重体力活,就需要村里其他男人帮忙。她知道,这些劳力都是借来的,是需要还的。她就天天帮人家插秧,或者割稻,用她的活去抵人家的活。别人家的稻都割了,秧都插了,她再去忙自家的。村里的很多男人都来了,村里的很多女人也来了,割稻的割稻,挑担的挑担,犁地的犁地,插秧的插秧,往往一两天,就将她家地里的主要农活忙得差不多了。

这就是吾乡曾经的生活。我们曾经缺少多少,我们互相借盐、借醋、借镰刀,也借耕牛和人,仿佛我们的日子,就是这样借来借去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村庄,就像我们的祖辈一样,我们鸡犬之声相闻,我们说着一模一样的方言,我们互帮互助。我们是乡亲,我们的一辈子,谁也离不开谁。

【人生笔记】

## 借来的日子

□袁梓耀

记忆中的姥娘,总着一件深色的马甲,满头银丝,脸上永远挂着一幅暖暖的笑意,如冬日暖阳。一盘金黄的炸虾球在我万分期盼的目光中被姥娘端上桌。这是姥娘的拿手菜,每到过年,姥娘都会做,而我是个还没开饭就忍不住偷吃的小馋猫。

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姥娘烹制虾球的过程。姥娘先将虾肉切碎,然后在事先团好的土豆面球上压出一个“小碗”,将虾肉包入“小碗”中。虾球包好团好后,在蛋液里滚一圈蘸上面包糠。此时,锅里的油已“滋滋”作响,虾球一经下锅便掀起朵朵油花,厨房里一时烟雾缭绕,香气扑鼻,令人垂涎欲滴。

虾球出锅了!姥娘将还冒着热气的虾球放到桌子上便走开了,我则悄悄走到餐桌旁边,眼中闪着光紧紧盯着这盘美味,偷

【落英缤纷】

## 炸虾球

偷拿起筷子夹起一个急忙放入口中,却未曾想这刚出锅的虾球如同火球,“啊——烫!”姥娘听到响声急忙从厨房走出,看到这番光景就知道我又偷吃了。“你这小馋猫就不能等等。”姥娘半是嗔怪半是心疼地拍着我的背,并拿一个小碟让我吐出来。姥娘的责备,在我听来无比温暖。

吃过晚饭,我便和姥娘去看烟花。仰望天空,簇簇烟花就像多情的流星雨淅淅沥沥,又似降落伞从空中降落,也如萤火虫般翩翩起舞。那一刻,整个世界仿佛都属于它们,随着烟花绽放而光彩一瞬。多么美丽的烟花啊!我拉着姥娘的手蹦着、跳着,姥娘笑着,温柔地看着我……

时光流转,我已经长大,姥娘也已满头白发。纵使岁月散尽,飘散着甜滋滋暖意的爱仍久久荡漾我的心湖。万川覆潮,返至其初。童年美好的时光是我宝贵的珍藏。